

卷九

書名 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雲間張氏猗蘭堂刊本
 撰者 漢 桓寬 撰，明 張之象 注
 卷 卷九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漢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10
 編號 C4445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45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1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雲間張氏猗蘭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鹽鐵論卷之一

漢 汝南 桓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去聲御史與所

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漢書食貨志曰昭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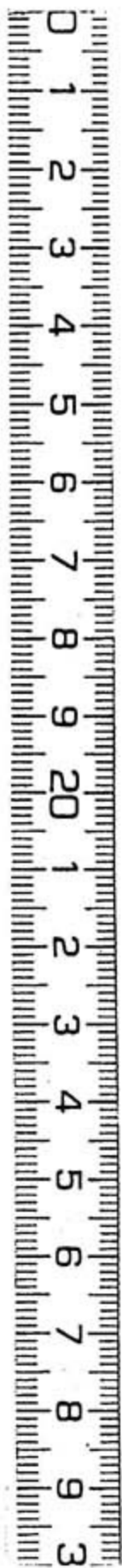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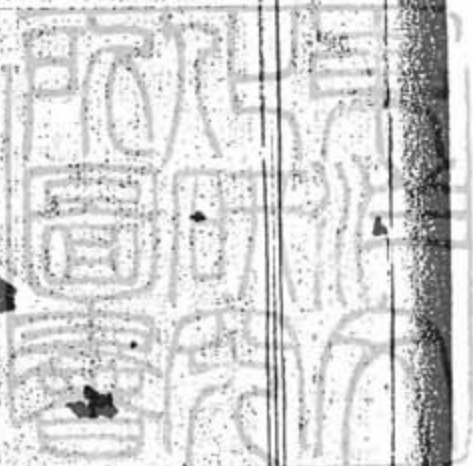
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

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車千秋傳曰武帝疾

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
 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
 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
 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1147







鹽鐵論卷之九

漢汝南桓寬撰

明雲間張之象註

執務第三十九

丞相去聲史曰先王之道軼音益人而難復賢

良文學之言深遠而難行夫音扶稱上聖之

高行去聲道至德之美言非當世之所能及

也秦族訓曰事不本於道德者不可以為道願

聞方今之急務可復行於政使百姓咸足

於衣食無乏困之憂風雨時五穀熟螟

螣音特不生天下安樂音洛盜賊不起流人還

旋音旋歸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故以奉職元

元各得其理也

賢良曰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

思之耳詩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有求如關

雎好去聲德如河廣何不濟不得之有故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及離去聲道不遠也徐

曰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好學之謂也倦

之而思遠不如速行之必至也矯首而徇飛

不如循雖之必獲也孤居而願智不如務學

之必達也孔子曰弗學何以行弗思何以得

馬雖有逸足而不閑輿則不為良駿顏淵曰

人雖有美質而不習道則不為君子顏淵曰

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夫音扶思賢慕能從善

不休則成康之俗可致而唐虞之道可及武漢

帝曰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燭莫

不率俾周之成康刑措不用德及鳥獸教通

四海海外肅春北發渠搜氏羌徠服星辰不

藪河洛公卿未思也先王之道何遠之有齊

桓公以諸侯思王政憂周室匡諸夏之難去聲

平夷狄之亂存亡接絕信義大行著于天下



邵陵之會。予上之為主。春秋曰。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公羊

傳曰。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

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夷交。中國不絕

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

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焉。與桓公為主。序績也。要略曰。齊桓公之時。天子

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鄆。河地狹

田少。而民多。智巧。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

業。故管子之書。生焉。人間訓曰。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

無報。傳曰。予上積也。故土積而成山。阜。水積

而成江海。行去積而成君子。雜篇曰。丘山積

合小。而為大。建本篇曰。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

尊顯至焉。貴德篇曰。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

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

德之至也。而欲得之。各反其本。復諸古而已。

詩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古者行役不踰

時。春行秋反。秋往春來。寒暑未變。衣服不易。

固已還矣。夫婦不失時。人安和如適。獄訟平。

刑罰得。則陰陽調。風雨時。上不苛擾。下不煩。

勞各修其業安其性則螟音真贊音特不生

而水旱不起賦歛省而農不失時則百姓足

而流人歸其田里上清靜而不欲則下廉而

不貪傳曰太平之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

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之父下無不孝之子

父子相成夫婦相保天下和平國家安寧人

事備乎下天道應乎上故天不變經地不易

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陰陽和合

動以雷電潤以風雨節以山川均其寒暑萬

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國用故國有所安地

有所主又曰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

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生而

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

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

士不造無用雕文不弼于肆斧斤以時入山

林國無佚上皆刑於世黎庶歡樂初盈方外

遠人歸義重譯亂贊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

有淳妻妻與雨何所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

雨明矣若今則繇首役極遠盡寒苦之地危難

之處涉胡越之域今茲往而來歲還音旋父母

延頸而西望男女怨曠而相思身在東楚志

在西河故一人行而鄉曲恨一人死而萬人

悲賈捐之曰孝武皇帝探平城之事錄冒頓

之西連諸國北卻匈奴當此之時寇賊並起

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

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

不休之故也。詩云。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念彼恭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吏不奉法以存撫。倍公任私。各以其權充其嗜欲。人愁苦而怨思。上不恤理。則惡政行而邪氣作。邪氣作。則螟實贅音特。今文作騰。生而水旱起。爾雅曰。蟲食苗心者曰螟。食苗葉者曰贅。京房易傳曰。變惡生孽。蟲食苗心。德無節。蟲食葉。顛事有知。誅罰絕理。厥災水。人君無施澤惠。利於下。則致旱。若此。雖禱祀零祀。用事百神。無時。豈能調陰陽而息盜賊矣。傳曰。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怪星之黨。亢風雨之不時。是無世而不嘗有也。上明政平。是雖並至。無傷也。上闇政險。是雖無一。無益也。

能言第四十

大夫曰。盲者口能言白黑。而無目以別之。

儒者口能言治亂。無能以行之。

主術訓曰。問瞽師曰。白素何如。曰。縹然。而黑何若。曰。黢然。援白黑而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有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黑與人異。夫

音扶。坐言不行。則牧童兼烏獲之力。逢須苞

堯舜之德。烏獲。秦武王之力士。舉龍文鼎者。逢須。古本作逢蒙。夏太康時

人學射於羿者也。荀子淮南子及王褒頌又作逢門。故使言而近則
 儒者何患於治亂而盲人何患於白黑哉
 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故卑而言高能言
 而不能行者君子耻之矣。

賢良曰能言而不能行者國之寶也能行而
 不能言者國之用也兼此二者君子也無一
 者烏獲逢須也。古作逢蒙言滿天下德覆四海周
 公是也。口言之躬行之豈若默然載施其行
 而已則執事亦何患何耻之有。今道不舉而

務小利慕於不急以亂羣意君子雖貧勿為
 可也。藥酒病之利也。正言治之藥也。孫楚曰夫治膏

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跗見其已困偏鵠知其無功也。公卿誠能自強自忍食文學之至言。

去權詭罷利官一歸之於民親以周公之道
 則天下治而頌聲作。儒者安得治亂而患之
 乎。

鹽鐵取下第四十一

大夫曰不軌之民困撓音撓公利而欲擅山

澤從文學賢良之意則利歸於下而縣官無可為者上之所行則非之上之所言則譏之專欲損上徇下虧主而適臣尚安得上下之義君臣之禮而何頌聲能作也

賢良曰古者上取有量自養有度樂音洛歲不盜年譏則肆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藉斂不過十一王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市廛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夫圭田無征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田里不粥墓地不請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池澤時四時量地遠近與事任力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也君篤愛

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

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孟子曰未有仁而

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君君臣臣何為其無

禮義乎主術訓曰夫風疾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勢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欲於臣也君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而欲用之如鞭蹶馬矣是猶不待兩及周之末塗德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

惠塞而嗜欲衆君奢侈而上求多民困於下

怠於公事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

春秋曰。初稅畝。公羊傳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也。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十一而藉。古者曷為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古者什一。行而須聲作矣。穀梁傳曰。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為里。名曰井田。井田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力。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為已悉矣。古者公田為居。井竈葱韭。盡取焉。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衛靈公當隆冬興衆穿池。宛春諫曰。天寒百姓凍餒。願公之罷役也。公曰。天寒哉。我何不寒哉。

哉。雜事篇曰。衛靈公以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君衣狐裘。坐熊席。隄虞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葺。君則不寒。民誠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諫曰。君鑿池。不知天寒。以宛春知而罷役。是德歸宛春。怨歸於君。公曰。不然。宛春魯國之匹夫。吾舉之。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且春也。有善。寡人有春之善。非寡人之善與。靈公論宛春。可謂知君之道矣。王褒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夏之鬱。不憂至寒之悽愴。人之言曰。安者不能恤危。飽者不能食饑。故餘梁肉者。難為言隱約。處佚樂者。難為言勤苦。夫高堂邃宇。廣廈洞房者。不知專屋狹廬。上漏下濕者。之廝。

也。繫馬百駟。貨財充內。儲陳納新者。不知有
 且無暮。稱貸者之急。廣第唐園。良田連比者。
 不知無運踵之業。竄頭宅者之役也。原馬被
 山。牛羊滿谷者。不知無孤豚瘠犢音讀者之
 窶也。高枕談卧。無叫號者。不知憂私責音債與
 吏正戚者之愁也。被紈躡韋。搏梁嚙肥者。不
 知短褐之寒。糠粃之苦也。從容房闈之間。垂
 拱持案食者。不知躑音卒耒躬耕者之勤也。乘
 堅驅良。列騎成行音枕者。不知負檐步行者之

難也。同床旃音檀席。侍御滿側者。不知負輅輓

船音船登高絕流者之難也。衣音去輕暖被音披英

裘處溫室。戴安車者。不知乘邊城。飄胡代。鄉

向音音清風者之危寒也。妻子好合。子孫保之。不

知老母之顛音音顛音音。匹婦之悲恨也。耳聽五

音。目視弄優者。不知蒙流矢。距敵方外之死

者也。東嚮伏几。振筆如文調者。不知求索之

急。箠音推上楚之痛者也。坐旃音音茵之上。按圖

籍之言。若易易然。亦不知步涉者之難也。昔

商鞅之任秦也。刑人若刈菅。音間芳。用師若彈

丸。從軍旅者。暴骨長城。成音絮漕者。輦車相望。

生而往。死而還。音旋彼獨非人子耶。音公孫鞅曰。以戰去戰。

雖戰可也。以殺去殺。雖殺可也。故君子仁以恕。義以度。音鐸所

好音去聲惡音污與天下共之。所不施不仁者。公劉

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

女。外無曠夫。文王作刑。國無怨獄。武王行師。

士樂為之死。民樂為之用。若斯則民何苦而

怨。何求而譏。公卿愀音秋然。寂若無人。於是遂

罷議。止詞。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音委

以鹽鐵而為不便。請且罷郡國權。音角酤。關內

鐵官奏可。賢良曰。文學既拜。咸取列大夫。辭

丞相。音去聲御史。

擊之第四十二

大夫曰。前議公事。賢良文學。稱引往古。頗

乖世務。論者不必相反。期於可行。往者縣

官未事。胡越之時。邊城四面受敵。北邊尤

被其苦。先帝絕三方之難。音去聲撫從方國。以

為蕃蔽窮極郡國以討匈奴匈奴壤界獸
圈孤弱無與此困亡之時也遼遠不遂使
得復喘息休養士馬負給音西域西域迫
近胡寇沮心內解必為巨患是以主上欲
掃除煩倉廩之費也終日逐禽罷而釋之
則非計也蓋舜紹緒禹成功今欲以小舉
擊之何如

文學曰異時縣官修輕賦公用饒人富給其
後保胡越通四夷費用不足於是與利害筭

車船以訾音助邊漢武紀曰元光六年冬初

出筭也贖罪告緡音與人以憲矣甲士死於

軍旅中士罷音於轉漕仍之以科適吏徵發

極矣漢武紀曰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

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

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父母有市籍七凡

七科也夫音勞而息之極而反本古之道也雖

舜禹興不能易也蔡邕曰書戒猾夏易伐鬼

有闕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
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
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關四方南誅百
越北討強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

蓄藉天下之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具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為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專勝者未必克揆疑者未必敗衆所謂疑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王不行也

大夫曰昔夏后底洪水之災百姓孔勤罷

疲音於籠甫音及至其後咸享其功呂氏春秋曰禹

之決江水也民聚瓦礫事已成功已立為萬世利禹之所見者遠也而民莫之知故

民不可與慮化舉先帝之時郡國頗煩於始而可以樂成功

我事然亦寬三陲音之役語曰見機不遂

者隕音允功一日違敵累世為患先軫曰一

世之患也楊雄曰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休勞用供困

弊乘時帝王之道聖賢之所不能失也功

業有緒惡音勞而不卒猶耕者勸休而困

止也夫音事輟者無功耕怠者無獲也

文學曰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強而凌敵者

身亡三略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能有其有者安貪人之有者殘殘滅之政累

世受患造作過制雖成必敗舍已而教人者逆正已而化人者順逆者亂之招順者治之

要虎兕相據而螻蟻得志兩敵相機而匹夫

乘間

音諫。魏策曰：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衆，臣恐強秦大楚乘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燕策曰：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擒之。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攻，以敝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願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是以

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士，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指武

篇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後武力。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夫下愚不移，純德之所不能化，而後武力加焉。若不怕人之急，不計其難弊，持以窮無用之地，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

結和第四十三

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聘遺單音蟬于者甚厚，然不紀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帥，招奮擊，以誅厥罪，功勳

粲然著於海內。藏於紀府。何命亡十獲一

乎。漢武紀曰。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

單于待命加媢。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

閱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

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

軍。衛尉李廣為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為

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為將軍。屯馬邑谷中。

息為材官將軍。將三十萬眾。屯馬邑谷中。

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

嚴尤曰。漢武選將練兵。約齊輕糧。深入遠

戍。匈奴創艾。夫音扶。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

而天下稱武。夫音扶。偷安者後危。慮近者憂

適賢者離俗。知士權行。君子所慮。衆庶疑

焉。故民可以觀成。不可與圖始。此有司所

獨見。而文學所不覩。公孫鞅曰。有高世之

行者。必見非於世。有

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

樂成功。班固曰。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

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



厚利以沒其意。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
 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夫重利
 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夫賦歛行賂。
 不足。奈欺上天何。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
 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母縶帶。
 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
 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
 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關於後
 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復。而士馬物故
 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
 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
 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
 尚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為質哉。此不合當
 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其文
 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夫邊境
 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
 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
 歛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讐。信
 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
 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利。而媮恃一時
 之事者。未可
 以經遠也。

文學曰。往者匈奴結和親。諸夷納貢。即君臣

外內相信。無胡越之患。當此之時。上求寡而

易澹。古瞻字民安樂。音洛而無事。耕田而食。桑麻

而衣。家有數年之積。縣官餘貨財。閭里耆老

或及其澤。韓安國曰。高皇帝嘗圍于平城。匈

之厄七日不食。天下歎之。及解圍。反位。無忿

怨之色。雖得天下。而不報平城之怨者。非以
 力不能也。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已
 之私怒。傷天下之公義。故遣劉敬結為和親。

至今為世利。孝文皇帝嘗一屯天下之精兵於嘗谿廣武。無尺寸之功。天下黔首約要之民。無不憂者。孝文皇帝悟兵之不可宿也。乃為和親之約。至今為後世利。兩主之迹。足以

效。自是之後。退文任武。苦師勞眾。以略無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間。民不能自守。發屯乘城。

輓音挽輦而澹音澹之。愚竊見其亡。不覩其成。

大夫曰。匈奴以虛名市於漢。而實不從。數

音朔為蠻貊所給。不痛之何故也。高皇帝

仗劍定九州。今以九州而不行於匈奴。問

里常民尚有梟散。梟散。流離也。關西人謂梟曰流離。故云梟散。

况萬里之主。與小國之匈奴乎。夫音扶以天

下之力。勤何不權。以天下之士。民何不服。

今有帝名而威不信。音仲長城。反賂遺而尚

踞敖。音傲此五帝所不忍。三王所畢。一作怒

也。匈奴傳曰。太初四年。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

所望也。征和四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為

小禮。以自煩。今欲與漢。閭大關。取漢女為妻。歲給遺我。麩酒萬石。糶米五十斛。雜繒

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

文學曰。湯事夏而卒服之。周事殷而卒滅之。

本經訓曰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紂為肉圃酒池燎焚天下之財罷苦萬民之力劓諫者剔孕婦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于南巢放之夏臺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語曰桀紂不為王故以大御小者王去聲以強凌弱者亡聖人不困其眾以兼國良御不困其馬以兼道故造父之御不失和聖人之治不倍德呂氏春秋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投之瀉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繆稱訓曰戎狄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

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秦攝利衡以御宇內執修筮

推上以笞音痴八極驂服以罷音疲而鞭策愈加

故有傾衡遺筮推上聲之變士民非不眾力勤

非不多也皆內倍外附而莫為用此高皇帝

所以仗劍而取天下也司馬遷曰昔詩書述

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於天經

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修仁

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

公章文繆獻孝昭襄稍嚴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難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外擯

胡粵用壹威權。為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敵橫發。乎不虞。適成強干。五伯問閭。偏於戎狄。嚮應瘠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斃。鑄金石者難為。夫音兩主好功。權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合。內外交通。天下安寧。世世無患。士民何事。

三王何愁焉。

大夫曰。伯翳音意之始。封秦地為七十里。穆

公開伯音霸。孝公廣業。自卑至上。自小至大。

故先祖基之。子孫成之。司馬遷曰。秦之先伯翳。嘗有勳於唐。

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於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音竟。軒轅戰涿音卓。鹿殺兩驛音驛。蚩音痴尤音尤。

而為帝。湯武伐夏商。誅桀紂。而為王。黃帝

以戰成功。湯武以伐成孝。魚龍河圖云。黃帝攝政。有蚩尤

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鐵額。食沙。造五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

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

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

方皆為殄滅。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

下。天女曰。颺。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權謀

篇曰。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

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
 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
 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其職。
 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
 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遂。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
 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
 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
 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
 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
 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燔散宜生。又諫曰。此
 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是
 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
 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希寫曰。昔者文王
 拘於羑里。而武王羈於王門。卒斬紂於
 之頭。而懸於太白者。是武王之功也。故手
 足之勤。腹腸之養。也。當世之務。後世之

利也。今四夷內侵。不攘。萬世必有此長患

先帝興義兵。以誅暴強。東滅朝鮮。西定冉

駘。音尤。南夷傳曰。自笮以東北。君長以十
 數。冉駘最大。顏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

領多姓冉者。南擒百越。北挫強胡。李牧追

本皆冉種也。匈奴以廣北州。湯武之舉。蚩音
 癡尤之兵也。

故聖主斥地。非私其利用。兵非徒奮怒也。

所以匡難。避害。以為黎民遠慮。劉歆曰。
 孝武皇

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
 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
 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
 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兔樂

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婁羗裂匈奴之右臂。單于孤特遠遁於漠北。四陲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守與之功。未有高焉者也。

文學曰。秦南禽勁越。北却強胡。竭中國以役

四夷。人罷疲極。而主不恤。國內潰而上不知

是以一夫倡而天下和。兵破陳涉。地奪諸

侯。何嗣之所利。賈山曰。昔者秦政力并萬國。

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

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之疆。胡可勝計也。

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

貪狠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

詩云。雍雍鳴駟。旭日始旦。登得前利。不念後

咎。故吳王知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患。秦

知進取之利。而不知鴻門之難。是以知一

而不知十也。黃歇曰。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

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也。吳見

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遂之散也。此二國者。非

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

越也。從而伐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於三

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

勝有日矣。韓魏反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

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覓兔。遇犬獲

之。賈生曰。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循津關。

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率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閉。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沛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也。周謹小而得大。秦欲大而亡小。語曰：前車覆。後車戒。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矣。傳曰：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宜治之民。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而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以所以危亡。而不襲蹈其所以安存者。則無以異乎却行而求逮於前人。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蔡澤曰：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

誅秦第四十四

大夫曰：秦楚燕齊。周之封國也。三晉之君。齊之田氏。諸侯家臣也。內守其國。外伐不義。地廣壤進。故立號萬乘。去聲而為諸侯宗。周室修禮長音文。然國翦弱。不能自存。東攝六國。西畏於秦。身以放遷。宗廟絕祀。賴先帝大惠。紹興其後。封嘉穎川。號周子男君。古本作周子南君。漢武紀曰：元鼎四年十一月甲子。立后土祠于汾陰。雁上禮。

畢。行幸榮陽。還至洛陽。詔曰。祭地與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於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為奉同祀。顏師古曰。子南其封邑之號。以為周子南君也。

秦既并天下。東絕沛水。并滅朝鮮。南取陸梁。北却胡狄。西略氏羗。立

帝號。朝音潮四夷。舟車所通。足迹所及。靡不

畢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則人朝。音潮

力寡則朝音潮於人矣。

文學曰。禹舜堯之佐也。湯文夏商之臣也。其

所以從八極而朝音潮海內者。非以陸梁之地。

兵革之威也。秦紀曰。始皇三十三年。發諸亡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

林。司馬貞曰。南方之人。其性陸梁。故曰陸梁。晉灼曰。走者陸梁而跳也。秦楚三

晉號萬乘。夫不務積德而負相侵。搆兵爭強

而卒俱亡。雖以進壤廣地。如食煎之充腸也。

廣雅曰。附子一歲曰煎子。二歲烏喙。三歲附子。四歲烏頭。五歲天雄。蘇秦為燕說齊王曰。

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壻也。王

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鴈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

喙之類也。欲其安存。何可得也。夫禮讓為國者。

若江海流。彌久不竭。其本美也。苟為無本。若

蒿火暴怒而無繼其亡可立而待戰國是也
周德衰然後列於諸侯至今不絕秦力盡而

滅其族安得朝音潮人也嚴安曰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

隆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與利除害

誅暴禁牙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凌

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

連衡車馳轂擊介胄生蟻蠹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

內之政意廣心逸欲威海外當是時秦禍北搆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

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

大畔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

窮山通谷豪士並進不可勝載秦貫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

大夫曰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

扶音肌膚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

非相為助也唇亡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憊

慄音怛故無手足則支體廢無邊境則內國

害昔戎狄攻太王於邠踰岐梁而與秦界

於涇渭東至晉之陸渾侵暴中國中國疾

之匈奴傳曰夏道衰而公劉失其後官變于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

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于岐下。幽人悉從
亶父而邑焉。作周。至于幽王。用寵姬褒姒
之故。與申侯有隙。申侯怒。而與犬戎共攻
殺幽王于麗山之下。遂取周之地。鹵獲而
居下涇渭之間。侵暴中國。秦襄救周。伐戎
至邽。周襄王時。戎狄或居於陸渾。東至于
衛。侵盜尤甚。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廼興
師伐戎。翟營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懼
戎翟。居於西河。圜洛之間。號曰赤翟。白翟。
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諸戎各分
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
然莫能相一。其後千有餘歲。至貞。頃而匈
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今匈奴蠶食內侵。
遠者不離去聲其苦。獨邊境蒙其敗。詩云。憂
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不征備則暴害不息。



故先帝興義兵以征厥罪。遂破祁連天山。
散其聚黨。北略至龍城。大圍匈奴。單音于
失魂。僅以身免。乘奔逐北。斬首捕虜十餘
萬。控弦之民。旃音檀裘之長。音掌莫不沮膽挫
折。遠遁。遂乃振旅。渾古本耶。古本率其衆
以降。置五屬國。以距胡。則長城之內。河山
之外。罕被寇讐。音留於是下詔令減音檢戍音
漕。寬音遙繇役。初。雖勞苦。卒獲其慶。音日。匈奴傳

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
盜邊。及入河南。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

元狩二年春。漢使大將軍衛青將大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朔。右賢王以為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眾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夏驃騎將軍霍去病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衛青傳曰。其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屠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使驃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既立長安。天子所以賞賜者。數十巨萬。封昆邪王萬戶。為涿陰侯。封其裨王呼毒尼為下摩侯。鷹鹿為煇渠侯。禽黎為河基侯。大當戶銅離為常樂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益少胡寇。於是天子嘉驃騎之功。曰。驃

騎將軍去病。率師攻匈奴西域昆邪王。及厥眾萌。咸相犇率。以軍糧接食。并將控弦。萬有餘人。誅僥悍。獲首虜八千餘級。降異國之王。三十二人。戰士不離傷。十萬之眾。咸懷集服。仍與之勞。爰及河塞。庶幾無患。幸既永綏矣。以千七百戶益封驃騎將軍。減隴北地上郡戍卒之半。以寬天下之繇。

文學曰。周累世積德。天下莫不願以為君。故不勞而王。去聲。恩施由近及遠。而蠻貊自至。蕭綺

曰。武王資聖智而剋伐。觀天命以行誅。不驅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旅。一戎衣而定王業。憑神力而協符瑞。至于成王。制禮崇樂。姬德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寢刑廟而萬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繼夏稷之先基。紹公劉之聖德。文武之

跡不墜。故大雅稱為令德。播聲教於八荒之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賚於遼險之路。瑰寶殊恠。惟之物。充於王庭。靈禽異獸之類。遊集林藪。詭麗殊用之物。鑄斷異於人功。方冊未之或載。篆素或所不紀。及乎王人風舉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陲。窮昏明之際。覘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謂道通幽微。德被冥昧者也。秦任戰勝以兼天下。小海內而貪胡越之地。使蒙恬擊胡。取河南以為新秦。而亡其故秦。築長城以守胡。而亡其所守。王恢曰。昔都雍郊。地方三百里。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國十二。隴西北地是也。其後蒙恬為秦侵胡。以河為境。累石為城。積木為塞。匈奴不敢飲馬北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遼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築為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錯雜。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人間訓曰。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君之地。往者兵革亟動。師旅數起。長城之北。還音旋車遺鏃相望。及李廣利等輕計。還馬足。莫不寒心。雖得渾耶。古作昆邪不能更所亡。此非社稷之至計也。應劭曰。更。償也。言所得不足。以償其所失也。李

廣傳曰。天漢二年秋。貳師將軍李廣利將三萬騎。擊匈奴。右賢王於祈連天山。而使陵將其射士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可千餘里。欲以分匈奴兵。毋令專走貳師也。陵既至。期還而單于以兵八萬圍擊陵軍。陵軍五千。人兵矢既盡。士死者過半。而所殺傷匈奴亦萬餘。

人。且引且戰。連圍八日。還未到。居延百餘里。匈奴疲。狹絕道。陵食乏。而救兵不到。虜急擊。招降陵。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匈奴。其兵盡沒。餘亡散得歸漢者四百餘人。

伐功第四十五

大夫曰。齊桓公越燕伐山戎。破孤竹。殘令

音支。古本作離枝。今離聲相近也。趙武靈王踰句注。過

代谷。略滅林胡樓煩。燕襲走東胡。辟

地千里。度遼東而攻朝鮮。齊世家曰。桓公

伐燕。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於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

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

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於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齊語曰。桓公遂北

伐山戎。刺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趙世家曰。武靈王二十年。王略

中山地。至寧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

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昭為右軍。許鈞為

左軍。公子章為中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合軍曲陽。攻

取丹丘。華陽。鴟之。塞。王軍取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許之。罷兵。二十三

年。攻中山。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惠文王二年。主父行

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朝鮮傳曰。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

全燕時。嘗略屬真番。蒙公為秦擊走匈奴。朝鮮為置吏。築鄣塞。

若鷙音至鳥之追羣雀匈奴勢懼音疊不敢南

面而望十餘年三懼也秦紀曰始皇三十

奴單于不勝秦北徙盡收河南地並河以

東屬之陰山因河為塞築長城因邊山險

塹谿谷可繕者治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

里始皇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

中築亭鄣以逐戎人恬居及其後蒙公死

上郡十餘年威振匈奴

而諸侯叛秦中國擾亂匈奴紛紛乃敢復

為邊寇匈奴傳曰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

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遣戍邊者皆

復去於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

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東襲擊

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以兵

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產既歸西

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悉復收

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與漢關故河南

塞至朝郵膚苑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以故冒頓得自強

控弦之士三十餘萬匈奴最強大盡服從

北夷而南與夫音扶以小國燕趙尚猶却寇

虜以廣地今以漢國之大士民之力非特

齊桓之衆燕趙之師也然匈奴久未服者

羣臣不并力上下未諧故也

文學曰古之用師非貪壤土之利救民之患

也銓言訓曰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

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為人者眾助之



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眾之所助。民思之者。雖弱必強。眾之所去。雖大必亡。

若旱之望雨。孫卿曰。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

箪食壺漿以迎王師。故憂人之患者。民一心而歸之。湯武是也。

兵略曰。得道之兵。車不發。朝。騎不被鞅。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常血。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招義而責之。大國必朝。小國必下。因民之欲。乘民之力。而為之。去殘除賊也。故同利相死。同情相成。同欲相助。順道而動。天下為嚮。因民而慮。天下為嚮。

不愛民之死。力盡而潰。叛者。秦王是也。

兵略曰。殺無罪之民。而善無義之君。善其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故至於懷天下。害百姓。肆一人之邪。而長河內之禍。此天之所以誅也。民之所以仇也。

孟子曰。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為之強戰。雖克必亡。此中國所以擾亂。非蒙恬死而諸侯叛秦。

律書曰。秦二世連兵於邊陲。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威盡。勢極。間巷之人。為敵國。各生窮武之不知足。昔周室盛也。越裳氏來。甘得之心。不息也。

獻百蠻致貢。其後周衰。諸侯力征。蠻貊分散。各有聚黨。莫能相一。是以燕趙能得意焉。

傳曰。諸戎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其後燕有賢將。秦聞

如。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如。

為質於胡。胡甚信之。歸而襲破東胡。東胡却
 千餘里。燕乃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距胡。於是趙武
 靈王亦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
 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鴈
 門。代郡。及李牧為將。匈奴不敢近趙邊。其後
 匈奴稍強。蠶食諸侯。故破走月支氏。因兵威
 徙小國。引弓之民。并為一家。一意同力。故難
 制也。前君為先帝畫匈奴之冊。通作策兵據西
 域。奪之便勢之地。以候其變。以漢之強。攻於
 匈奴之眾。若以強弩潰癰疽。越之禽吳。豈足
 道哉。王恢曰。夫匈奴不可以力服也。不可以仁
 畜也。今以中國之大。萬倍之資。遣百分

之一以攻匈奴。譬如以千石之弩射癰潰疽。必不留行也。上以至於用君

之義聽君之計。雖越王之任種蠡。禮音不過以

搜粟都尉為御史大夫。持政十有餘年。未見

種蠡。禮音之功。而見靡弊之効。匈奴不為加俛。

免而百姓黎民以敝矣。是君之冊。通作不能

弱匈奴。而反衰中國也。善為計者。固若此乎。

蔡邕曰。夫邊陲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困。曾背之癩疽也。

西域第四十六

大夫曰。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

利民富兵強。行入為寇。則匈奴注之內驚動。而上郡以南咸城。文帝時虜入蕭關。烽火

通甘泉。羣臣懼不知所出。乃請屯京師以

備胡。匈奴傳曰。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

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使騎兵入燒

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

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胡西役

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羣羗通。先帝推讓斥

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隔絕羗胡。瓜分

其援。是以西域之國。皆內拒匈奴。斷其右

臂。曳音劍而走。故募音人田畜以廣用。長

城以南濱塞音之郡。馬十放縱。蓄積布野。

未覩其計之所過也。匈奴公傳曰。元鼎三年。漢末拔滅貉朝鮮以

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羗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弱主妻烏孫王。以

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夫音扶

以弱越而遂意強吳。才地計衆非鈞也。主

思臣謀其往必矣。韓非子曰。越王入官於

吳。兵既勝齊人於艾陵。張之於江濟。強之於黃池。故可制於五湖。故曰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兵略曰。善戰者不在少。善守者不在小。勝在得威。敗在

夫氣。夫實則鬪。虛則走。盛則強。衰則北。吳王夫差。地方二千里。帶甲七十萬。南與越戰。棲之會稽。北與齊戰。破之艾陵。西遇晉公。擒之黃池。此用民氣之實也。其後驕溢。縱欲拒諫。喜諛。僥悍。遂過不可正。喻大臣怨對。百姓不附。越王選卒三千人。擒之干遂。因制其虛也。夫氣之有虛實也。若明之必晦也。故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善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氣。兵之貴者也。

文學曰。吳越迫於江海。三川循環之處。於五湖之間。地相迫。壤相次。其勢易相禽。通作也。金鼓未聞。旌旗未舒。行音杭陳陣未定。兵以接

矣。師無輜音之重之費。士無乏絕之勞。此所謂

食於廚倉。而戰於門郊者也。伍子胥曰。夫吳

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

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於是矣。吾聞之。陸

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

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

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舟。此利也。不可

失也。已。君必滅之。失此利也。雖悔之。亦無及

已。今匈奴牧於無窮之澤。東西南北不可窮極。雖輕車利馬。不能得也。况負重羸音縲兵。以求之乎。其勢不相及也。茫茫乎若行九臯。未

知所止。皓皓古本乎若無網羅。而漁江海。雖

及之。三軍罷音疲弊。適遺之餌也。故明王知其
所無利。以為役不可數音朔行。而權不可久張
也。故詔公卿大夫賢良文學。所以復枉興微
之路。公卿宜思百姓之急。匈奴之害。緣聖主
之心。定安平之業。今乃留心於末計。雖本議
不順上意。未為盡於忠也。

大夫曰。初貳師不克宛而還也。議者故使
人主不遂忿。則西域皆瓦解而附於胡。胡
得衆國而益強。先帝絕竒聽。行武威。還襲

音集宛。宛舉國以降。効其器物。致其寶馬。烏

孫之屬駭膽。請為臣妾。匈奴失魄。奔走遁

逃。雖未盡服。遠處寒苦。堯音敲堯音敲之地。壯

者死於祁反。連天山。其孤未復漢武帝紀曰太

初元年秋八月。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

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四年春。貳師

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

匈奴傳曰。漢既誅大宛。威震外國。天子意

欲遂困胡。乃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
憂。高后時。單于書極悖逆。昔晉襄公復九
世之讎。春秋大之。是歲太初四年也。其明
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
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顏帥古
曰。天山。即祁連山也。匈奴謂天為祁連。今

鮮卑語尚然也。故羣臣議以為匈奴困於漢兵折

翅傷翼可遂擊服會先帝棄群臣以故匈

奴不華譬如為山未成一簣而止度音鐸功

業而無斷成之理是棄與胡而資強敵也

輟幾沮成為主計若斯亦未可謂盡忠也

文學曰有司言外國之事議者皆激一時之

權不慮其後張騫言大宛之天馬汗血安息

之真玉大鳥張騫傳曰縣官既聞如甘水焉張騫言大

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

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

氏康居之屬兵強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

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

信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然發使四

出皆各行三千里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

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

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

馬云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

大鳥卵及犛犛駘人獻於漢天子大說而漢

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乃大興師

伐宛歷數期而後克之夫音扶萬里而攻人之

國兵不戰而物故過半也顏師古曰物故謂死

故也或曰不欲斤言但云雖破宛得寶馬非

其所服用之物皆已故耳計也劉向口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

三十四匹。雖斬宛王母寡之。當此之時。將卒方首。猶不足以復其費也。

赤面而事四夷。師旅相望。郡國並發。黎人困苦。姦偽萌生。盜賊並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然後遣上大夫衣繡衣以興擊之。當此時。百姓元元。莫必其命。故山東豪傑頗有異心。

漢武紀曰。天漢二年秋。泰山琅邪羣盜徐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冬十一月。詔關都尉曰。今豪傑多遠交。依東方羣盜。其謹察出入者。酷吏傳曰。自溫舒等以惡為治。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小羣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於是上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猶弗能禁。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部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以興擊。斬首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十人。數歲乃頗得其渠卒。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而群。無可奈何。於是作淹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一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為愚以避文法焉。賴先帝聖靈。斐然其咎。皆在於欲畢匈奴而遠幾機也。為主計若此。可謂忠乎。

世務第四十七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大夫曰。諸生妄言議者。令平可詳用。無徒

守椎音槌車之語滑稽而不可修崔浩曰滑稽酒器也

吐酒終日不已言出口成章詞不窮竭也滑稽之吐酒也姚察曰滑稽猶俳諧也滑稽讀如字稽音計也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疾出故云滑稽也司馬貞曰滑稽亂也稽同也以言辨捷之人言非若夫音扶漢之有匈

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夫音扶漢之有匈

奴譬若木之有蠹音如如人有疾不治則寢

浸以深故謀臣以為擊奪以困極之諸生

言以德懷之此有其語而不可行也諸生

上無以似三王下無以似近秦令平有司

可舉而行當世安蒸庶而寧邊境者乎

文學曰昔齊桓公內附百姓外綏諸侯存亡

接絕而天下從風其後德虧行去聲衰葵丘之

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春秋刺其不崇德而

崇力也春秋曰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左

同盟之人傳曰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

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

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

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

侯乃還公羊傳曰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

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故任德則強楚告服遠國不召莫若我也

而自至。任力則近者不親。小國不附。此其效也。誠上觀三王之所以昌。下論秦之所以亡。

中述齊桓所以興。去武行文。廢力尚德。罷關

梁除障。音障塞。音賽以仁義導之。則北垂無寇虜

之憂。中國無干戈之事矣。說山訓曰。國有賢君。折衝萬里。

大夫曰。事不豫辦。不可以應卒。內無備。不

可以禦敵。叢談曰。兵不豫定。無以待敵。計不先慮。無以應卒。詩云。

詰爾民人。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故有文事。

必有武備。國語曰。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

葛曰。武不可觀。文不可匿。觀武無烈。匿文

不昭。君道篇曰。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

告之曰。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

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

民親以服。指武篇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

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易曰。君子以

除戎器。戒不虞。夫兵不可玩。玩則無威。兵

不可廢。廢則召寇。昔吳王夫差好戰而亡。

徐偃王無武亦滅。故明王之制國也。上不

玩兵。下不廢武。易曰。存不忘亡。是以身安

而國家可保也。昔宋襄公倍楚而不備。以取大辱

焉。身執囚而國幾亡。宋世家曰。襄公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盟。

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

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

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目夷

楚執宋襄。故雖有誠信之心。不知權變。危

亡之道也。春秋不與中國為禮。為去聲其無

信也。匈奴貪狠。因時而動。乘可而發。飈音標

舉電至。而欲以誠信之心。金帛之寶。而信

無義之詐。是猶親躅音質而扶猛虎也。

周書曰。母為虎。傳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

文學曰。春秋王者無敵。言其仁厚。其德美。天

下賓服。莫敢受交也。淮南王安曰。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

德行延及方外。舟車所臻。足迹所及。莫不

被澤。蠻貊異國。重譯音亦自至。方此之時。天下

和同。君臣一德。外內相信。上下輯睦。兵設而

不試。干戈蔽藏。而不用。老子曰。兕無所用其

角。螫音式蟲無所輸其毒。覽真訓曰。昔者黃帝

稽輔之。以治日月之行。律治陰陽之氣。節四

時之度。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

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人民保命。而

不夭。歲時熟而不凶。百官正而無私。上下調

而無尤。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田者

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道不拾遺。市不預賈。城

青龍進駕。飛黃伏皂。諸北僭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又曰。女媧之時。卧居居與。其視眊眊。一自以為馬。一自以為牛。其行踴躓。其視瞑瞑。侗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魍魎不知所往。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無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詮言曰。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已者。未有使人無力者也。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此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姓不怨。百姓不怨。則與眾同也。攻所與時成也。聖人無焉。故老子曰。虎無所措其爪。兕無所措其角。蓋謂此也。故君仁莫不仁。君義

不義。世安得跬音質躄音脚而親之乎。

大夫曰。布心腹。質情素。信誠內感。義形乎色。宋華元。楚司馬。子反之相覩也。符契內

合。誠有以相信也。詩傳曰。楚莊王圍宋。有

克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闕而窺宋城。宋使華元乘闕而應之。子反曰。子之國何若矣。華元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拊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圍者之國。箝馬而抹之。使肥者應客。今何吾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君子見人之困。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困。則幸之。吾望見吾子以於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諾。子其勉之矣。吾軍有七日糧。爾揖而去。子反告莊王。莊王曰。若何。子反曰。憊矣。易子而食之。拊骸而爨之。莊王曰。嘻。甚矣。憊。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軍亦有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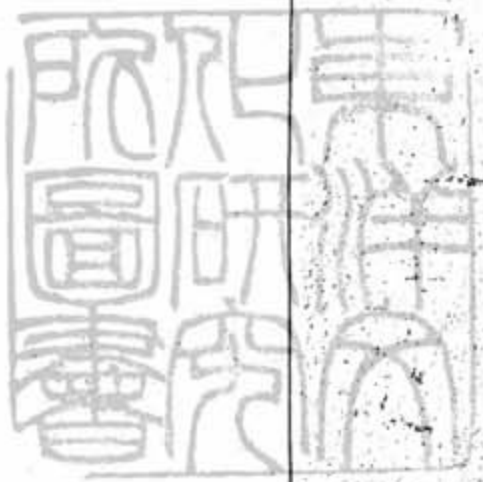
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視之。子曷為而告之。子反曰。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國而無乎。吾是以告之也。莊王曰。雖然。吾子今得此而歸。爾子反曰。王請處此。臣請歸耳。王曰。子去。我以歸。吾孰與處乎。此吾將從子而歸。遂師而歸。君子善其平已也。華元以誠告。子反得以解圍。全二國之命。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誠相告也。今匈奴挾不信之心。懷不測之詐。見利如前。如一作而。古而字通作如字。樂府艾而張。亦作艾如張也。乘便而起。潛進市側。以襲無備。是猶措重寶於道路而莫之守也。求其不亡。何可得乎。

者歌謳而樂之。遠者執禽而朝之。泰族訓曰。周處豐鎬。

之地。方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入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容之。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縱牛馬。挺肋而朝天下。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得民心也。道應訓曰。昔武王伐紂。破之牧野。乃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柴箕子之門。朝成湯之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破鼓折枹。弛弓絕絃。去舍露宿。以示平易。解劔帶笏。以示無仇。於此天下歌謠而樂之。諸侯執幣相朝。三十四世不奪。故老子曰。善閉者無關。鍵而不可開也。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也。故正近者不以威來

遠者不以武。德義修而任賢良也。故民之於事。辭佚音逸而就勞。於財也。辭多而就寡。上下

交讓道路。鴈行方此之時。賤貨而貴德。重義而輕利。賞之不竊。何寶之守也。



東洋圖書印

